



上海的故事

第四册



1252/1

上海的故事

第四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的故事

第四册

本社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125 字数 64,000

1979年8月第1版 197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0

书号 4074·415 定价 0.21元

编 者 的 话

上海,解放前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重要据点,是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勾结帝国主义势力,奴役和压榨广大劳动人民的重要场所,也是我国民族资本主义最集中的城市。旧上海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典型。旧上海劳动人民的遭遇,是旧中国劳动人民的遭遇的一个缩影。为了使新社会里长大的年轻人,懂得什么是剥削、懂得为什么要革命;使旧社会里过来的人,不忘过去,温故而知新,文化大革命前我们曾出版了《上海的故事》(共六册)。这套书所收集的文章虽只是对旧上海的一人、一事、一地的叙述和回忆,但它们是三大敌人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的见证,是对旧社会的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的控诉。这些文章有助于我们认识过去那种“百年魔怪舞翩跹”的黑暗年代,激励我们去创造未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人民当了国家的主人。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祖国面貌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作为我国的重要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也发挥着它的应有作用。粉碎了“四人帮”,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为了适应新时期总任务的需要,我们把过去出的这套书整理成四册重新出版;在内容上作了若干增删。我们今后还准备将这套书继续编下去,欢迎读者提出意见,帮助我们做好这一工作。

1979年1月

目 录

老沙皇在上海的一个侵略据点

——华俄道胜银行·····	漠 研(1)
英美烟公司的掠夺活动·····	经史英(14)
法商电车·····	周剑峰(28)
现在的西郊公园，过去的高尔夫球场·····	宋季中(40)
美孚油公司在旧上海·····	朱正圻(49)
跷脚沙逊·····	谢 夫(57)
吸血的“蜜蜂”——英商上海密丰绒线厂·····	龚 商(68)
六十六年自来水话旧·····	顾泽南 顾其祥(77)
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	吴静山(86)

老沙皇在上海的一个侵略据点

——华俄道胜银行

谟 研

旧上海的外滩，在那些鳞次栉比的帝国主义银行大厦中，有一幢上海最早的钢筋水泥结构的三层楼房，这就是沙俄帝国主义的华俄道胜银行。它地处最热闹的外滩二马路（今九江路）转角处，在它的大门两旁，有两根镶嵌着和平女神的柱子，实际上是以“和平”为幌子，为老沙皇干着对我国进行侵略扩张和疯狂掠夺的勾当。

沙俄财政部的“分支机构”

华俄道胜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是一八九六年二月十三日，比它的彼得堡（今列宁格勒）总行的设立，仅仅迟了一个多月。在它成立前，沙皇俄国还没有一家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的国际银行，于是它就成为沙俄垄断资本在国际金融舞台上，尤其是东亚金融舞台上的宠儿。沙俄为什么要在上海设立这家分行呢？答案很简单：完全是为了实现它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和最大限度地攫取殖民利益。

十九世纪下半叶，俄国资本主义正在发展，到十九世纪末，它也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逐渐向帝国主义阶段过

渡。在这个时期，沙俄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扩张，并同其他帝国主义一起，把中国一步一步地推入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深渊。但是同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比起来，它还缺少一个对中国进行侵略的重要工具——能执行“资本输出”任务和起“万能垄断者”作用的在华银行。这并非它不想早日成立这样的机构，而是因为心有余而财力不足的缘故。

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曾经指出：当时的俄国“资本帝国主义比较薄弱，而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是比较强大”，然而经济上的落后，丝毫没有使老沙皇的侵略野心有所收敛。当它正在为资本不足而发愁的时候，恰巧由俄国资本和法国资本强迫合贷给清政府的“俄法借款”谈判成功，沙俄政府就联想到要在中国同其他帝国主义争夺权益和地盘，非得和法国垄断资本勾结起来不可。为此，就由沙俄政府的财政大臣维特亲自出马，向法国垄断资本家游说，建议两国资本家合股在中国开设银行，并保证这家银行在中国设立后，会“受到俄国政府的庇护”，可“在极宽泛的原则下在东亚各地进行工作”，因此，它将来获得的，不是“一些小银行的偶然的利润”，而是有巨大的利润的。这当然也是符合“靠放高利贷发财”的法国资本家的利益的，因为法国垄断资本家多了一个可以把“过剩”资本输出和吮吸中国劳动人民血汗的渠道。在经过吵吵嚷嚷、尔虞我诈的三个多月的谈判之后，俄、法两国终于签订华俄银行章程。根据章程规定，银行资本为六百万卢布，其中八分之五由法国资本家出，八分之三由俄国资本家出。从资本来源看，似乎是法、俄两国垄断资本的混血儿；但从银行的组成情况来看，银行的支配权主要由沙俄掌握，因为掌握银行大权的八名董事中，俄国占了五名，法国仅占三名，而董事

长又是一个与沙俄皇室和财政部有密切关系的俄国公爵乌赫托姆斯基担任，俄国董事拉曼诺甫是沙俄财政部总务司长，道胜银行在中国各地分行的负责人很多都是沙俄财政部的亲信。由于上述原因，无怪乎沙俄帝国主义的一个头目曾公开地说，华俄道胜银行作为“一个政治、金融的混合机构，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略加伪装的俄国财政部分支机构而已”。因此银行的权力经过沙俄帝国主义的种种策划，实际上完全控制在沙俄财政大臣维特的手中。

这家银行的上海分行刚成立时，也还要利用法国的巴黎国家贴现银行上海分行的房屋、机构和人员。第一任经理，也由原来任巴黎国家贴现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富列蒙担任，俄国人维尔特担任副经理。过了两年，俄国人扬言上海分行进行金融侵略活动所取得的“成绩”，多半是由维尔特干出来的。法国人不同意俄国人的擅权，双方矛盾不少，然而，由于整个银行的管理大权控制在俄国人手中，加上后来俄国方面又增加了资本，腰杆似乎也硬了一点，于是法国方面也不得不作出让步，经过谈判，双方终于在一八九九年划分了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势力范围。即上海以北地区，由华俄道胜银行广设分支机构，进行各种侵略活动；上海以南地区，则由法国以印度支那为侵略根据地的东方汇理银行去设立机构。在上海，则这两家银行平分秋色，彼此都可设分行。这样，华俄道胜银行于一八九九年把原来行址让给了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自己则另外在外滩二马路转角处找到了新址，不久就在这个地方用搜括来的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钱翻造新屋，这就是上面说到的门旁有和平女神装饰的那幢新式楼房。

华俄道胜银行在中国最早设立的分行是上海和牛庄（今



老沙皇在上海的一个侵略据点——

华俄道胜银行上海分行

营口)，以后到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前的八年中，又陆续增设了天津、汉口、北京、哈尔滨、吉林、海城、沈阳、铁岭、旅顺、张家口、乌里雅苏台等十几处分行。它在这八年中所设立的分支机构之多，超过了当时任何帝国主义的在华银行。由此可以看出，老沙皇在这一时期对中国搞侵略扩张势头之猛烈和野心之大了。

得心应手的侵略工具

银行本来是通过存款、放款和汇款等业务赚取利润的，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又为其本国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包括倾销商品、搜购原料和经手借款等服务，而华俄道胜银行则更是受沙俄政府财政大臣直接控制，是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穷凶极恶进行侵略的一个得心应手的不可缺少的工具。

沙俄政府在中国攫取特权和策划新的侵略阴谋时，还往往以这家银行的上海分行为密谋的据点。上海分行设立后不久，沙俄帝国主义与清政府的大官僚、大卖国贼李鸿章进行的阴谋勾结活动，很多就是在这里进行的。

恩格斯曾经在《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中指出：沙俄为了追求既定的侵略目的，“不惜背信弃义，阴谋叛变，进行暗杀，也不惜卑躬屈节，重金贿赂……这一帮人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因此象李鸿章这一类昏庸腐败的卖国贼，就正好成了沙俄帝国主义推行侵华政策的忠实走狗。一八九六年五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所谓“加冕典礼”，清政府特派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前去祝贺，李鸿章是从上海乘轮船赴欧洲的。他一到上海，华俄道胜银行的代表就去见他，名为商谈贷款问题，实是进行刺探情报的特务活动，打听他的旅程，了解他的动向。他们唯恐李鸿章照原定航程到马赛先向英、德、法等国出卖中华民族的主权，沙俄就捞不到更多的好处了，所以他们等李鸿章搭乘的船穿过苏伊士运河，到达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时，沙俄政府的代表已由彼得堡专程前来抢接。这个代表不是别人，就是与李鸿章有“很好关系的”华俄道胜银行的董事长乌赫托姆斯基。乌赫托姆斯基就把李鸿章接上专轮，直驶敖德萨，转赴彼得堡。

在船上，乌赫托姆斯基便开始同李鸿章接触，做李鸿章的工作，并从李鸿章的随员身上了解到清政府对中俄谈判所持的态度。说来使人觉得奇怪，李鸿章的“随员”并非中国人，乃是乌赫托姆斯基的同胞，在中国海关里工作的俄国人，名叫格罗特。这等于在李鸿章身边安插了一个俄国特务，对他的一举一动，能了如指掌。

当李鸿章的专轮到敖德萨时，沙皇政府还精心安排了一个隆重的接待仪式，派出军队作为仪仗队，开专车迎候，给予李鸿章以政府首脑的礼遇。原来这个特意的安排有双重用意：一则可以笼络李鸿章，使他一踏上沙俄的国土，就感到沙皇对他的“厚意”；二则可以恫吓李鸿章，使他一上岸就看见沙俄军队，头脑里进一步烙上沙俄“强大”的印象。

一八九六年四月三十日李鸿章一行到达彼得堡，沙皇授权财政大臣维特出面同他谈判。在谈判前，维特尽量迎合素为李鸿章所注重的繁琐礼节，对他“殷勤问候”，“作深度鞠躬”，然后又把他引到第二客厅喝茶、抽烟，没有一句话谈到正题。尽管维特丑态毕露，但他认为为了把李鸿章这条大鱼钓上钩，这些做作是十分必要的。在李鸿章看来，沙俄帝国主义主子的代表维特对他如此优礼有加，真是“受宠若惊”和“感激涕零”。这样更促使他下决心把中国的主权来个廉价大拍卖，以报答主子对自己的恩宠和厚望。

五月三日，双方正式举行秘密谈判。为什么谈判要秘密地进行呢？因为一方要贪婪地进行大掠夺，担心被其他帝国主义得悉后，会引起争夺，增添麻烦；另一方要无耻地进行大拍卖，害怕一旦被中国人民知道后要遭受到强烈反对，所以谈判就非秘密进行不可。经过整整一个月的秘密谈判，终于拍板成交，双方在莫斯科签字（当时不在彼得堡签字，也是为了保密），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中俄密约》。

《中俄密约》共有六条。它的内容主要有“日本如侵占俄国东亚或中国以及朝鲜领土，两国应以全部海、陆军互相援助”（实是借此控制中国），为此，“中国的所有口岸都应对俄国军舰开放”，“中国允许俄国越过黑龙江、吉林以达海参崴建

造一条铁路”，“这条铁路的建筑和经营，由华俄道胜银行承办”。

修筑这条铁路，是老沙皇多年来处心积虑侵占我国东北领土的一个重要步骤。维特在其回忆录中供认：“穿过中国东北领土的筑路计划应当从速下手，以便将满洲永远保持在俄国手中”。但是沙俄的这个侵略图谋，过去一直未能实现。这次总算通过《中俄密约》，轻易地把修筑铁路的特权攫取到手。这条铁路在中国境内长达一千七百余公里，沙俄帝国主义可以利用它来运送军队和军火，使它的武装力量能在中国东北的辽阔领土上横冲直撞，狼奔豕突。由于俄国依仗减税和免税特权运接货物，也就为它的商品输出造成有利条件，增强了对其他帝国主义的竞争力量。按照规定，沙俄在铁路沿线享受“绝对的和独占的行政权”，它就得以侵占铁路沿线的中国领土。这条铁路实际上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俄国军队保护下开始在满洲修筑”的，但老沙皇却要由华俄道胜银行出面，好象同沙俄政府不搭界，而只是俄国私人资本的投资。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华俄道胜银行是掩饰老沙皇侵略中国的一个工具。为了把这个侵略工具伪装得更巧妙些，沙俄政府还狡诈地拉清政府入股五百万两，使人们误认为这家银行是“中俄合办”的。事实上，清政府这个“大股东”既无一个董事席位，也没有任何发言权，对这家银行的经营管理根本无权过问，而只是白白地投放了五百万两白银的巨款供它使用。

在《中俄密约》签订后的第二天，沙皇为了嘉奖、报答李鸿章，由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乌赫托姆斯基等签署了一项议定书。这个议定书给李鸿章看过后，由维特批了“同意”，就马上封进俄国财政部的秘密档案库，不让其他人看到。议定书写

明,如果这次筑路实现,华俄道胜银行允许拨出三百万卢布给李鸿章作为酬谢,并具体规定分三期付款。第一期一百万在清朝皇帝正式批准筑路之后,第二期一百万在全线测量完竣、筑路合同签订之时,第三期一百万则在铁路全部筑成完工后付给。

一八九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清政府正式同意由华俄道胜银行出面在我国东北修筑这条中东铁路。这意味着沙俄给李鸿章的第一个一百万卢布付款期限已到。这笔款项如何秘密地交到李鸿章手里呢?如用一般汇款方式就会泄漏机密,因此乌赫托姆斯基特地来到上海,亲手交给李鸿章(其余二百万后来实际上没有再付过,但沙俄政府在华俄道胜银行专门设立了一个“李鸿章基金”户,以便在收买清政府内卖国贼时充作贿赂之用)。

以后,这个乌赫托姆斯基就成为沙俄政府与李鸿章之间传递机密书信、双方暗中密谋策划的联络人。到了一九〇一年,老沙皇在血腥镇压义和团运动并趁机占领我国东北领土后,遭到东北人民英勇的打击,东北人民武装抗俄斗争如火如荼,帝国主义各国也不甘心沙俄独占东北,沙俄政府不得不撤出在东北的俄军时,又一次施展了诈欺的伎俩。这就是兵不得不撤,但要有代价,即企图用“银行合同”的形式把整个东北的工业兴建、矿山开掘、铁路建筑、电线敷设和森林开发等统统抢到手。这时,乌赫托姆斯基又窜到上海,同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秘密联系。沙俄帝国主义准备用华俄道胜银行名义出面与李鸿章订立所谓“银行合同”来达到攫取全部东北权利的阴谋。后来由于中国人民的反对,这个阴谋未能得逞,但华俄道胜银行在东北的分行却已把当地经济生活的命脉抓在手中。

扼住中国金融、财政的咽喉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帝国主义列强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因此，它们就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帝国主义搞资本输出，来中国放债，当然不是发善心，做好事。华俄道胜银行也是如此。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如何和其他帝国主义银行一起来扼住中国财政、金融的咽喉的。

前面提到的所谓“俄法借款”，担保品是关税，条件是允许俄国参加海关的行政管理，于是沙俄帝国主义就取得干预中国海关的权利，可以与英国进一步争夺对中国海关的控制权。据统计，截至一九一四年为止，在中国海关供职的俄国人达九十七名之多。这些干预税政的沙俄侵略者借口关税是借款的担保，同有关帝国主义一起，指令各地税务司扣留全部关税，存储于签订“俄法借款”后成立的华俄道胜银行和其他有关的外国银行，然后再汇总至上海分赃。这样，旧中国较大的税收之一关税的存储、保管权就完全落入了华俄道胜银行等有关帝国主义银行手中。

一九〇一年各帝国主义通过《辛丑条约》对中国人民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勒索。赔款的总数高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在赔款的分赃问题上，老沙皇吵得最凶，说它出兵最多，花费最大，所以要分得较大份额。在十五个帝国主义国家中，它分到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八点九，合银元就达二亿元之多。事后沙俄政府的外交大臣供认，“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

争”。这笔赔款也称作“借款”，真是奇特的借款，因为债主没有出过一文钱，便可在三十九年内逐年按月收取本金和利息。这无异是强盗的掠夺行径。华俄道胜银行为沙俄政府经收这笔“借款”的本息，每年达数百万元，增加了它可以运用的货币资本，也增强了它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力量。

一九一三年四月，帝国主义五国银行团贷给袁世凯卖国政府的所谓“善后大借款”成立了，金额二千五百万英镑，折合银二亿四千余万两，以全部盐税和抵债多余的关税为担保，期限四十七年，除了蒋介石政府统治后期美国政府给它的贷款外，是历代反动政府举借的最大一笔外债。袁世凯为了消灭异己，扑灭革命力量，亟需反革命经费；帝国主义为了使袁世凯更加俯首听命，彻底就范，也乐意贷给了这笔巨款。华俄道胜银行是五国银行团成员之一，它除了借款折扣大、利率高，取得优厚的经济收益外，又和其他四国银行一起，取得对中国全部盐税的控制权。盐务稽核总所和各地产盐区设立的盐务稽核分所均由沙俄等五国银行团派外国人来充当盐务署的顾问和稽核总、分所的会办、协理及其他人员，负责稽核收支和监督征解。中国盐税收入每年将近五千万两，全部储存于华俄道胜等有关的银行。非经它们的同意，中国不能提取。这样，旧中国关税和盐税两大中央税收的收存、保管权都被华俄道胜等三、五家帝国主义银行所攫取了。据不完全统计，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十余年中，每年存储在银行团五家银行的款项平均达一亿六千余万元，其中偿付外债本息不过六千三百余万元，其余都可由这些银行任意运用，单是年终结存数也平均达二千二百余万元。华俄道胜等帝国主义银行凭空增添这许多资金，这就更增加了它们在旧中国投机倒把、巧取豪

夺、兴风作浪的力量。至于关税、盐税抵充外债本息后多余之款（俗称“关余”和“盐余”）本应属于中国所有，但中国政府想要动用，还得乞求帝国主义银行的同意。华俄道胜等帝国主义银行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中国的咽喉，已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

广泛吸收存款，发行纸币， 大肆搜括中国人民财富

上海是旧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租界上又聚集着许多王公贵族、军阀、官僚和地主、富商，吸收资金较为容易。因此，华俄道胜银行除了通过借款和赔款的经收从而取得巨额资金外，还在上海大量吸收存款和发行钞票。

存款是衡量一家银行的资本实力的重要标志，它往往比资本额大几倍、十几倍乃至数十倍。华俄道胜银行自从一九一〇年与法国的北方银行合并后，资本增加到五千五百万卢布，而存款总额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夕，已达八亿五千五百余万卢布，成为当时世界第九大银行。但存款总额中，究竟有多少是从中国各地吸收的，由于帝国主义银行恃仗特权，不向社会公布，也不向中国有关部门报告，所以确切数字无从知道。据资料，巴黎、伦敦、彼得堡三处分行在十月革命前夕欠中国各地分行的钱就有一千零二十万元，而其中主要是上海分行的。从中可以看出华俄道胜银行上海分行吸收存款较多、资金有余而供给其他分行情况之一斑。

华俄道胜银行成立后不久，就倚仗帝国主义特权在上海发行钞票。什么“金卢布纸币”、“银两纸币”、“银元纸币”，名称

尽管非常好听，实际上是用花花绿绿的图纸来掠取中国人民财富的一种毒辣手段。对老沙皇的这种无耻掠夺，中国人民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例如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时，一艘被击伤的俄国巡洋舰阿斯科号窜逃到上海，该舰水兵上岸酗酒闹事，打死了一个路过的中国人周生有，从而激起了全市人民的愤怒，纷纷罢工、罢市，集会示威，并拒用华俄道胜银行发行的钞票，使它受到沉重的打击。

华俄道胜银行在中国发行纸币的数字究竟有多少，是从不公布的。它不仅以自己的名义发行钞票，还把老沙皇在俄国境内发行的纸币即卢布（俗称“罗卜票”或“羌帖”）也大批地硬塞到中国市场来流通，这两方面合起来，有人估计，最高时总数达到二亿至三亿元。这种卢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个卢布合银元一元二角左右，到大战发生后的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只合五角五分，到一九一七年老沙皇覆灭后只合一角二分。广大中国人民，特别是手中持有这种卢布的东北人民遭受这种贬值之害是不难想象的。

这家银行的资金，主要是供应沙俄的在华企业，以扩大老沙皇在华的侵略势力。它对中国的民族工业则竭力排挤和打击，例如，上海有一家协隆纱厂，共有钞票二万余枚，就是因为积欠华俄道胜银行借款三十八万两不能如期还清，于一九〇一年被银行强行拍卖。帝国主义银行兼并和拍卖中国纱厂的事例很多，但华俄道胜银行却是开创了悍然拍卖中国纱厂的恶劣的先例。

帝国主义银行在执行其本国侵略政策的同时，获得在中国的金融统治地位，掠取了惊人的利润。华俄道胜银行老板们的收益就随着它的利润的增加而增加，它的每股股票（一百